

宁波好书

人文精神观照下的宁波书法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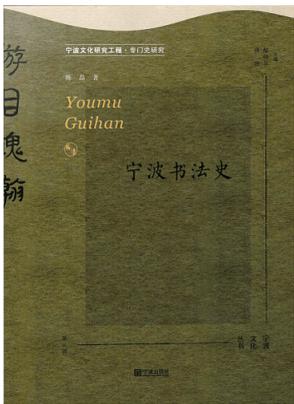
——读陈磊的《游目瑰翰——宁波书法史》

汤丹文

一年多前，“碧血丹心：纪念沙孟海120周年诞辰书法篆刻艺术大展暨学术文献展”在北京举办，当时，笔者躬逢盛会。

记得那次活动的主事者是沙老的学生、中国文联副主席陈振濂先生，他是宁波人。而来自沙孟海书学院、活动具体操办人之陈磊，也是这本《游目瑰翰——宁波书法史》（下称《宁波书法史》）的作者，同样来自宁波鄞州。

陈磊属于“85后”，年纪不大



的他写了一本《宁波书法史》，但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。陈磊曾就读历史专业，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的大展暨学术文献展”在北京举办，当时，笔者躬逢盛会。

在宁波，像他这样有历史书写的底子、书法实践与理论兼修的研究者，应该很少。他为我们清晰地梳理了宁波书法史的脉络和源流，而在书中不时迸发的感悟和理论上的思索，更让我们窥得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，宁波的书法何以聚沙成塔，成就了千年辉煌。

在宁波书法史上，曾经出现虞酥、虞世南、林逋、张即之、丰坊、姜西溟、梅调鼎等灿若星辰的名字。而笔者认为，在当代，宁波人对中国书法事业最有贡献意义的，恐怕就是潘天寿、陆维钊、沙孟海、诸乐三等先生于1963年共同创设浙江美术学院书法专业，开现代高等书法教育先河。在这些先生中，潘天寿、沙孟海就是宁波人。而中国“书坛泰斗”沙孟海，培养出了像陈振濂这样中国书法界的中坚力量。就连中国书协现任主席孙晓云也与宁波有着不解之缘：她的外公，是她“承家传、习

书画”的启蒙者，就是祖籍宁波的金石书画大家朱复戡。

在陈磊看来，“宁波书法拥有太过辉煌的过去，但其实背后是三家四家湮灭于千万家的历史，是一声不吭的大规模淘汰。”什么样的书法作品或书家，能在书法史上留存下来？陈磊无疑是用人文精神的标尺特别是以是否“以手写心”来衡量的。

书法有三种境界，得其形，得其神，得其真。而书法家除了书法技艺的传承创新，也应该有所学，有所思，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心思。这也是陈磊在写作《宁波书法史》时最为关注的。他甚至在前言中直接指出，“当代书家不仅需要熟读书法史，也需要非常了解如何准确地运用书法这个媒介，来表达他们的人文精神”。

事实上，宁波书法名家辈出、蔚为大观的第一次高潮，正是形成于宁波人文精神高涨的南宋中叶。虽然当时的朝廷偏安江南一隅，但四明大地诞生了一批以家族群体身份出现的书家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张孝祥到张即之的“张氏一门”，还有楼氏、史氏、王氏等家族，构成了不仅是书法，还涉猎于文学、哲学诸多领域的学术朋友

圈。于古人而言，书法既是一项书写技艺，又超越了技艺。在艺术上成就高峰者，其个人的学术修养与城市的人文精神必定相辅相成。

对书家个体而言，要登上艺术之巅，有所学、有所思应该是一辈子的功课。书中令我感动的朱复戡晚年所作的《白头吟》：“我本江南一布衣，自幼爱好金石刻。闻之先辈谆谆言，刻石先须通字学……欲登极学到老，孜孜一生度寝食……”这些句子，体现了一位老者在书法实践和学术研究上的极致追求。

而有所思，则是书家形成艺术个性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。在陈磊看来，宁波历史上有个性而成就伟大的书家都是“挣脱者”，他们以“倒走式”“挣脱式”的前进，在书法的前卫与保守、创新与传统之间，找到了自己在历史上的位置。比如，明代中期的宁波书家王阳明、丰坊等人，挣脱了当时官方倡导的台阁体而别开生面；而近现代书坛巨擘潘天寿、沙孟海等人，则挣脱了帖派书法的桎梏，走上了碑帖融合的道路……

当然，除了观点、思想的耐人咀嚼，《宁波书法史》更是一本工具书。在书末，陈磊附上宁波书法史大事年表简编，而文中相配的宁波历代书家的作品照片，也印刷得十分精美，是足可以收藏的。

品鉴

小尘埃，亦有光

——刘星元散文集《尘与光》读后

仇亦斌

刘星元的散文集《尘与光》水准很高，22篇长散文都曾发表于国内的文学期刊上。

亲人是常见的写作题材，但要写好很难，刘星元处理得非常棒。《关键词里的父亲》一文，我最早是在《天涯》杂志上看到的，结构和选材真是好，用“寄居、旧衣、远行”三个关键词，写了父亲的一生，对我启发很大。对最亲的人，能做到不美化、不掩饰，并不容易，作者是诚实为文。《麦田里的母亲》写的是麦田对母亲的重大意义。母亲在割麦时提前临盆，父亲托着母亲的身体回到家，祖母为母亲接生，生下了怀胎9个月的“我”。有次父母吵架，母亲负气离家出走，父亲暗示我跟着。当夜幕降临时，母亲消失在一片麦田里。我大哭，由于怕鬼，放弃了母亲，逃回家中。多年后我对此事后悔不已。又一次割麦时，母亲晕倒在地，经检查发现全身是病，开始频繁地梦见她已逝的母亲，从此畏惧麦田。此文亲情和恐惧交织，作者的写作角度让人叹服。《香火》写祖母。祖

母是村里最后一位接生婆，接生了270多个新生儿，其中包括“我”——1987年出生的男婴。她是我无意从事这行当的，所接收的婴儿多数顺利降生，偶尔也有夭折的。面对生死，祖母无法做到心如止水，于是开始拜观音菩萨。后来新生儿上户口需要卫生院的出生证明，祖母失业了。晚年她大病一场，又挺了过来，有算命先生说她是落难的“老菩萨”。“香火”这个题目取得好，既是迎接新生命到来的意思，也是祖母拜菩萨的器物，有多重寓意。

作者习惯以“物”入题，用过的器物，走过的地方，都是他的写作对象。

《刀具志》里的那些刀具，既是职业的象征，也是命运的指向。剔骨刀是屠夫的，被他用得神入化。屠夫的儿子是“我”小学同学，不知啥原因走失了，屠夫和妻子关了肉铺，出门寻找。回来后不久，妻子去世，屠夫再次出走，他这把令人寒心的剔骨刀，终成了废铁。而祖母的厨刀，样子丑，不锋利，被磨得越来越薄。她中风后，还对厨刀念念不忘。祖父是个老木匠，刨刀是他吃饭工具，“我”曾随他外出卖手艺。祖父84岁时，想为

曾孙打一张小床，启用了封尘已久的刨刀，但显然已力不从心。

《教学点》一文写“我”上了三个月学后，教学点被撤销，“我”只好转到其他学校，成绩在班里倒数。“我”用学校建筑和环境的今昔对比，抒发心中的惆怅。《小旅馆》里的小旅馆是“我”求职和出差期间的歇脚地，我需要它，却又厌恶它。朋友梁云喜欢拍摄，和“我”态度正相反，却被小旅馆外一块从天而降的砖头夺去了生命。“我”回忆起第一次住旅馆是10岁时随父亲到县城求医，天亮醒来，看到门外的白雪，父亲却不在身边。以为他遗弃了自己，大怒，直到父亲买了早饭回来，才哭出声来。只有经历过灰暗、病痛、困顿的岁月，才有丰富的内心，懂得珍惜和拥有。

《六畜凋敝》《无法平视的草垛》分别从马牛羊猪鸡狗六畜的消亡、草垛的消失，怀念昔日时光，感悟时代变迁。《乡村客车》用客车行程串联起家乡的各式人物，引发联想。苍耳是一种粘人的小东西，在《手握苍耳》里，“我”用它粘住班长的头发，被罚站，被踢屁股。村民杨田江是苍耳耳式的人物，通过贩卖文物发了财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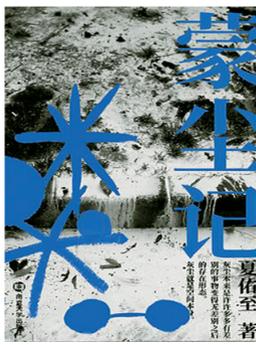
遭遇车祸后又回到农村老家。他用香油煎制苍耳，治愈了祖父的鼻炎。多年后，“我”当了老师，用实物教学的方式，让学生记住了这种植物。在《身后之事》里，“我”完整地记录了一场葬礼。守灵时的惬意，出殡时的热闹，信仰的冲突和钱财的矛盾，人间百态，一一凸显。从这几篇文章能看出作者语言风格上的变化：抒情少了，写实多了，文字更加平实。

遇到的人，用过的物，经历的事，走过的地方，所写无非这些题材，但在刘星元笔下，题材变得新颖，角度更刁钻，语言有了自己的特色——既有诗性的表达，又有小说技巧的运用。他深挖乡村和县城、故乡和他乡、家族和个人、物质和精神等要素，有诗意，也有韵味。

鲁南的小人物和老器物，卑微如尘埃，但依然闪烁着不灭的光芒。

荐书

《蒙尘记》



作者	夏佑至
出版	南京大学出版社
日期	2021年8月

作品描写的人事景物，都是我们熟悉的。广场角落里踢毽子的人，家养的小狗与角落的野猫，看着长大后不知所踪的少男少女，几株高大的乔木和作为隔离带的灌木，放风筝的老人和踢足球的小孩……《蒙尘记》里没有强烈的上海符号，这种面目模糊的天然普遍性，是这部作品的价值之一，它表明了地点的所在，又在无形之中打破了边界的存在。夏佑至毕竟不是上海土著，他的文字气息，仍是游离于当地之外的。或许，这也说明了上海这座城市的特征，它总是让居于其间的人，觉得自己是过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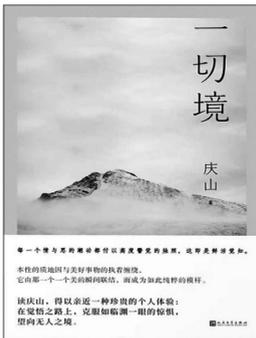
《蒙尘记》是夏佑至的图文作品，素材取自作者在上海中环某小区跨越十年的生活经历和感受。

小区生活是大多数人共有的经验。吃饭、睡觉、出门、回家，与相熟或不太相熟的邻里打招呼。每天遇见重复的公共景观，过着相似的私人生活。人与人的交往具有难以预期的流动性，谁都不知道谁在下一刻会因为什么而离开。小区住户之间的情感是客套而疏离的，与传统乡土的“熟人社会”有所区别。

夏佑至在“跋”里谈及城市的复制性。他拆解了上海的一些物质部分，如街道、招牌、设施，它们就像乐高一样，嵌合、拼接、扩张成为上海，以及上海之外所有城市的肌体。越是现代城市，就越是相似。

（推荐书友：林颐）

《一切境》



作者	庆山
出版	人民文学出版社
日期	2021年11月

清流，深邃动人。对于写作，她说，“写作者不怀有任何秘密。他所有的秘密最终回归成为阅读者的体验。”对于婚姻，她说，“能维持的婚姻最后都是以性情、修为、涵养来支撑。”她在小说里描述过许多触及禁忌的性和爱，初哀是告诫人们要克制欲望，习惯简单纯粹的生活，持续增加生命的重量。对于母爱，她说，“真正的母爱都夹杂着疲惫、愧疚、悲伤、艰辛、愤怒、孤独等各种情绪。”这是她陪伴女儿成长的切身感受。

庆山曾说，“散文是我创作中重要的组成，比重与长篇小说同行并进。”《一切境》是她改笔名为庆山后的第二部散文集，记录着她写作和出版《夏摩山谷》期间的日常观察、旅行、阅读和思考。如果说她在小说里，巧妙运用虚拟和架构等技法，将内潜的“陌生”隐藏在表面的“熟悉”之下，那么在散文里，则“所有的生命体验都在敞开，展示出内外，与一切读者分享”。

《一切境》的散文结构未拘囿于传统框架，而是倾向于散漫随性，三言两语可成篇，一两段便可成文，深刻精准且充满真挚情感的语言，如山间

（推荐书友：李钊）

《如何离开地球表面》



作者	卢西
出版	北京日报出版社
日期	2021年11月

期的鸟类崇拜到中世纪安装“翅膀”的疯狂实验，从热气球到齐柏林飞船和莱特兄弟的飞机，然后是当代的超音速飞机，以及对未来的展望，这个过程前期漫长、后期迅猛，而写作前期简略，关键发展期周详。

自古以来，人类就向往天空，像鸟儿自由飞翔。“天才”或“疯子”们做了无数尝试，结果都惨烈失败。直到20世纪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，幻想才变成了现实。不仅如此，人类还离开了地球表面，完成了神话传说中在宇宙遨游、登上月球的伟大壮举。

《如何离开地球表面》是一部航空航天小史，作者卢西（张博深）是一名航空工程师。他从小就是航空航天爱好者，热爱促使他选择了这个专业和职业，也促使他在知乎等平台发布航空航天的科普故事，从而有了这部作品。卢西的讲述主题明确，层次分明，毫无赘言。从远古时

卢西紧扣工程技术的推进和演变过程。人类要上天，需要解决三大问题：升力、动力和飞行控制。每项发明的成败，都与这些问题的解决程度有关。这些发明夹杂着战争的局势和商业的竞争，一边是军事对速度的极致追求，一边是民航对舒适与安全的要求，航空技术在这两个领域分道扬镳而又相互交错。

人类获得近地空间的支配力量后，航天技术把人类的这种力量延伸到宇宙空间。火箭与导弹技术、卫星上天、登月计划、空间站、航天飞机，人类探索太空的步履不停。

（推荐书友：赵青新）

名校虽好，不一定适合你的孩子

——《私立小学闯关记》读后有感

崔海波

《私立小学闯关记》的作者椋原久美子出生于日本的一个富豪家庭，曾任美国《时代》杂志和美联社记者。她与美国一个男人结婚后，数次怀孕失败，年过四十领养了一名婴儿，取名太郎。后与丈夫离婚，独自带着养子生活。《私立小学闯关记》真实地记录了椋原久美子

子带着患有多动症的太郎考取竞争激烈的日本私立名校，并陪伴他度过小学六年时光的艰辛故事。

椋原久美子的青少年时代多是在美国度过的，她对日本教育内卷了解不多，对家长间的潜规则知之更少。日本小学有一本家校联系册，封面是绿色的，大家称为“绿皮书”。家长们有什么想法和建议，都要写在绿皮书上。一开始，椋原久美子很认真地记录自己的想法，比如“太郎总是丢三落四”“给老师增加麻烦了”等。后来她了解到，其他家长从来不在绿皮书上写东西，因为他们不想记录那些可能会对自己或者孩子不利的东西。并且，学校也不想让家长给老师提意见或写评论，绿皮书只是用来走过场而已。

太郎写作业注意力不集中，常常是一边玩一边写，效率很低，成绩也不好。椋原久美子有时候会打他一巴掌，或是揪他的头发。有一回，她把太郎一个人关在家里，结果太郎把门反锁了起来，导致椋原久美子回不了家。还有一回，她把太郎关在二楼阳台上，太郎大喊“救命”，椋原久美子不得不在邻居

报警之前把他带回屋里。某个夜晚，她穿过小区建筑群走向自己的家，听到好几户人家传出母亲与孩子的叫喊声。家有读书郎，母子间斗智斗勇的情形是差不多的。每天晚上，母子俩为了作业要折腾到很晚，以至于到了睡前泡脚时，太郎由于过分劳累，在浴缸里打瞌睡。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，我常常想起女儿读小学时陪伴她写作业的情景，虽然女儿很爱学习，但写作业速度很慢，常常磨磨蹭蹭到深夜。

在日本，老师体罚学生就是犯罪，但这样的事还是发生在在太郎头上。一位名叫佐佐木的老师年近花甲，对学生很是严厉。有一回，因为太郎的字写得不好，佐佐木把太郎叫到一间空教室里，扇他耳光，直到血从鼻子里流出来才住手。佐佐木掏出手帕让太郎擦掉血迹，并叫他把手帕带回家清洗。当晚，椋原久美子虽然很气愤，但还是把老师的手帕洗干净并熨平，次日让太郎带去。她还给老师写了一封道歉信，在信的最后，表明了自己的立场：希望你今后不要再动手打他了。

椋原久美子带着太郎赴美国求医。美国的精神科医生说，太郎患有多动症，需要长期服药。椋原久美子不希望太郎长期服药，日本的医生指导她用地行为疗法，降低对太郎的要求，“只要太郎活蹦乱跳的，就不已经很好了吗？”太郎其实有很多优点，比如爱交朋友、痴迷写作、热爱看书等，他只是没有达到私立名校的高期望值而已。

小学毕业后，太郎和大部分同学升入本校中学部，少部分同学考入其他竞争更激烈的学校。中学的课程更多了，太郎的学习状况很不好，年过半百的椋原久美子觉得自己的精力已经耗尽，再也没有毅力每天追在太郎的屁股后面督促他写作业了。经过反复斟酌，她带太郎前往美国求学。

日本的学校讲究团队意识，“顺从并融入”；美国的学校则鼓励学生“成为自己”。太郎在美国顺利读完中学，后因足球特长收到了多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椋原久美子做过多年的记者，在《私立小学闯关记》这本书里，她不仅仅是以学生家长的身份，更多的是从记者的角度，看待并剖析日本的私立学校。

